文定集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定集

(二)

汪應辰撰

文定集卷八

制

除虞允文特授樞密使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

朕惟昔人臣之美見于詩雅之傳或經營四方告成于土或飲御諸友受祉于朝君臣俱榮古今為[illegible]

眷樞輔克勤王家有能審庸既追繼于前哲式序在位宜特隆于寵章左大中大夫知樞密院事[illegible]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七百戶虞允文學貫道原謀經帝載眇綿作炳識獨照于幾微酬酢佑神動自諧于節奏出濟艱危之會亟收戡定之功淬陟政塗茂昭賢業俾宣使指往拊神隅明師律于蠭敵之餘拔人材于隱約之際振威靈于遐徼勿士行枚寬賦斂于疲氓以為保鄣豈特戎車之飭實惟邦本之寧茲命遄歸協圖內治方倚毗于兵柄肆就正于使名載衍爰田併加眞食以示褒優之異以明委任之專於戲宥密之嚴夙夜基命英雋之重精神折衝其益厲于壯猷以弼成于丕業可特授樞密使依前左大中大夫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餘如故主者施行

除李顯忠特授威武軍節度使充左金吾衞上將軍食實封如故制

朕運文武之大柄以濟時操賞罰之至權以御下念秦伯用孟明之意與馮唐面文帝之言眷乃勁臣久于閒地肆頒新渥靡限舊章隨州觀察使提舉台州崇道觀隴西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一百戶食實封一

千二百戶李顯忠、挺志堅剛、稟姿驃銳、生知大義、既用夏以變夷、洊奏膚公、期捐軀而徇國、頃者、成師以出、惟敵是求、方志馳于伊吾、乃威損于枸邑、勉從細典、以塞輿言、然而折衄執俘、亦云勠力、動心忍性、抑又累年、矧羣材之彙征、豈一眚而獨棄、粵若國朝之制、凡厥將帥之臣、或元戎擁節之行、或周衛執金之守、昔鮮聞于竝授、今特出于異恩、內以增鞏轂之嚴、外以爲屏翰之重、皆將觀政、非以假人、於戲、與人之週、庶幾得頗牧而能用、共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善兵、肇敏戎公、對數休命、可特授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邊鎮節度使制

周之六軍、隱于南畝、及有風塵之警、則按籍而起、于是以六卿各將一軍、是則武事不在乎拔距越乘之徒、而在乎仁義道德之臣、此杜預所以緩帶臨戎、安石所以弈棊制勝、我有明哲、授之師律、其明聽朕命、具官某、才高當世、學通古人、試之以劇而才愈出、臨之以難而智益明、雄謀大略、信可以將萬兵而懾遠人矣、秦亭當兵車之衝、西鄙羌戎、提按一道、必在能者爲之節制、夫斧鉞在前、六轡在後、不用命者有顯戮、用命有厚賞、爾其勉哉、無隳兵律、

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沈介爲招到三衙軍兵竝皆少壯及等不擾而辦獎諭詔朕常患今之郡縣有所興爲往往騷然煩費而事未必集、雖然、豈不存乎其人耶、卿任分閫之重、堅體國之義、招致銳士、入備禁旅、願從者聽、中率者助、初不以一毫累民、而道路云遠、糗糧畢具、又未嘗仰給大

農也。嗚呼。茲亦可以觀政矣。予惟爾嘉之。

賜新除樞密使虞允文誥口宣

帷幄之謀。方咨于耆旧。樞機之府。俾正于使名。其益懋于遠圖。以欽承于休命。

虞允文辭免恩命不允批答口宣

延登傑材。進冠樞府。嘉猷告后。方俟于沃心。孚號揚庭。豈容于反汗。

新除樞密使虞允文再辭免恩命乞檢行累奏許解機政不允批答

朕居安思危。常謹不虞之戒。柔遠能邇。庶幾可大之功。卿秉國樞機。同朕心德。乃言可續。率前定于規模。不已于行。復外宣于威令。迨茲入輔。示以褒崇。事權弗移。蓋因已試之效。謀畫具在。其尚克成厥終。勉副倚毗。毋勤訓告。所請宜不允。

尚書右僕射虞允文再乞解罷機政不允詔

卿名振華夷。材經文武。方茲注意。惟以仰成。曾坐席之未温。乃抗章而欲去。義將安出。勢豈宜然。已明喻于至懷。尚洊陳于前說。惟左右之宣力。蓋將有爲。非初終之一心。何以能濟。〔原註〕奏劄云。非不欲宣力左右。初終如一。勉安厥位。益究乃猷。所請宜不允。不得更有陳請。

知樞密院事四川宣撫使虞允文辭免赴行在乞解罷機政除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眷言四川邈在萬里惟汝一德既杏裴度而往簫于今三年復念周公之久外肆頒召節竚望來朝迺引疾以爲辭欲奉身而日佚夫以忠誼徇國功利及民方與時而偕行其何恙之不已倌人夙駕宜毋事于回翔元老壯猷期即匡于入告所請宜不允仍疾速赴行在

新除檢校少傅保寧軍節度使依前知紹興軍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加食邑實封史浩辭免恩命乞許仍舊秩改奉外祠不允詔

卿入相初政爲甘盤舊學之臣出殿大邦蓋禹穴神皐之地歲勤再閱氓俗浹和肆稽進律之文特舉久虛之典而乃謂私養之未便欲力辭而言歸惟昔人臣勤于王事不遑將母是用作歌今卿定省庭闈常如一日顧瞻鄉黨實在四封尚何異于家居其即膺于朕命所請宜不允

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事史浩乞解府事賜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朕以卿望重弼諧心存孝養尹茲東夏非徒晝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奉胡爲來諗欲就退閒而況年穀豐登里閭寧謐耋艾有遨遊嬉戲之樂繇寡無歎息愁恨之聲爲政若斯養志大矣益思錫類毋復懷歸所請宜不允

徽猷閣直學士新除知建寧府凌景夏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以卿厚德宿望嶷然一時起于燕閒付以帥帥矧涔紆郡紱休有政聲入長六卿實倡九牧令茲寄任何足以辭所請宜不允

徽猷閣直學士新知建寧府凌景夏乞改授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卿歷守劇郡綽有豈弟之聲入踐禁塗蔚爲侍從之表眷予賜履之舊寄以分符之嚴推平日之政以治民藉本朝之望以重外庶幾兩得奚必再辭所請宜不允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凌景夏乞致仕不允詔

卿德齒之尊典刑所寄在昔甘泉之法從實冠羣公于今正始之名流殆無幾輩退奉祠館淬更歲時俛仰湖山之間浮遊塵垢之表既無外累足以自頤奚爲抗章復欲謝事其仍舊貫毋有遐心所請宜不允

新除寶文閣學士致仕凌景夏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閔勞卿以官職之事故特進名秩以示貪賢而弗獲之意蓋古之里居者亦豈自暇佚而已哉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卿其欽服朕命勉盡此義所請宜不允

試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侍講陳良祐辭免除吏部侍郎恩命乞守一州或奉外祠不允詔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堯舜之政朕所法也卿蘊積淹博造詣精遠秉風憲記言動出制誥司諫諍平奏事詳命令固已盡議論文學之選矣官之卿貳分職帥屬以趨事功之實朕又將有攸焉勉祗厥服稱朕所詳試之意所請宜不允

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陳良祐乞畀外祠不允詔

朕惟本朝之盛諫官御史類多以稱職久任其辨明是非糾逖邪枉蓋不遺餘力然未聞一去言路乃切

切然顧畏引避而亦無有輕議其後者卿頃在諫省殆將三年既而出納命令銓綜人物朕所選用每有加焉今忽以嘗任言責欲避仇怨而去是何故耶傳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卿其安之所請宜不允

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陳良祐乞許奉祠或州郡差遣不允詔

卿夙以學識簡于朕懷發舒謀猷歷華要方益觀于遠業乃祈去于周行已喻至懷猶仲前請仰不愧俯不怍奚廣怨謗之乘言有物行有恆豈復悔尤之積尚體茲義其安爾居所請宜不允

新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王炎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材猷敏博器蘊淵閎入踐樞密甫周歲時任邦家之重知無不爲應事物之繁綽有餘裕俾進參于毉瑕仍兼倚于本兵謂即欽承乃茲遜避昔李德裕之與唐室而陳執中之相仁宗顧事業之如何豈科第之足問亟膺朕命毋或他疑所請宜不允

新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王炎乞于所除新命特免一職事不允詔

卿濟時之略左右具宜徇國之誠夙夜匪懈俾參庶政仍總鴻樞昔康定之紀元從晏殊之建請以共政之臣當同體氣凡安邊之議皆得預聞惟令兼官蓋出此意勉服定命毋庸固辭所請宜不允

參知政事王炎乞只令以舊帶端明殿職名充四川宣撫使不允詔

仰惟祖宗一視中外間遣近弼往釐遠方初無末世五大在邊之嫌蓋得周家二公分陝之意朕念蜀萬里在天一隅繼咨執政之臣以重宣風之任既稽故實亦合時宜載嘉許國之忠曾靡憚行之色而乃欲

避權寵。祈還政機。非事實之當然。殆嫌畏之過甚。亟膺成命。毋復有言。所請宜不允。

尙書左僕射陳俊卿乞許解機務不允詔

卿修身齊家。允蹈先聖之學。持正應變。兼有昔人之長。調胹萬機。康濟羣物。既自任以重。必克成厥終。惟進陟于宰司。蓋甫踰于期月。若乃富強之業未集。陰陽之氣未和。方當恐懼修省之時。正需輔贊彌縫之助。胡爲自列。乃欲告歸。昔成湯聖人。實賴一德。孔子爲政。尙云三年。其盡弼諧之誠。益圖持久之效。所請宜不允。

尙書左僕射陳俊卿上表再乞許解機務不允詔

卿、朕惟比歲以來。大臣數易。規模不定。何以成政事。廉陛易陵。何以嚴國體。謂將在久任。要在得人。以卿道義純全。謀謨宏遠。淳更衆職。而名愈重。參翊大政。而力愈強。攷卜既精。咨詢咸允。乃賓百僚之冠。式圖庶績之熙。方沃嘉猷。遽祈釋位。豈習見近事。但以輕去爲然。而未諒朕心。蓋以既往爲戒。苟紛紜之如故。奚經濟之可期。宜體仰成。益勤勸相。尙念分陰之惜。毋徒屢瀆之煩。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試戶部尙書曾懷乞除一宮觀或外任差遣不允詔

朕與二三大臣。講論治道。以精擇久任爲用人之方。（原註）御製用人論賜宰執云擇不厭精任不厭久。矧國計繁重。非他官比。如劉晏、陳恕、蓋皆久乃見效。今朕之用卿。既得人矣。其益單乃心。稱朕所以擇任之之意。毋汲汲于求去也。所請

宜不允。

右朝議大夫曾懷辭免除龍圖閣學士知婺州恩命乞一宮觀差遣不允詔

久勞暫逸者臣子之至情入從出藩者朝廷之異數既進退之無愧宜恩榮之有加卿自寘周行卽司邦計深達變通之術兼明取予之方六年于茲多績用懋曳履正資于獻納需章屢丐于退閒冠西清嚴近之班付東道蕃宣之寄裕民足國已睹晏恕之功宣化承流尙繼龔黃之政悉心思報避寵何名。

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沈介乞除一宮觀差遣不允詔

卿以正直之德肅乂之材尹我一方甫更數月威惠孚洽左右率從胡爲抗章乃欲引去委寄之重方茲仰成其體朕懷勉安爾位所請宜不允。

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沈介乞除宮觀不允詔

卿以盡護諸將之略而鎭捄湖湘以特立累朝之節而表率郡國蓋其有本如是固已不令而行期年于茲治效爲最而乃洊陳奏牘力丐奉祠重念遠民方依善政其綏厥位毋棄爾成所請宜不允。

敷文閣直學士知太平州吳芾辭免除徽猷閣直學士知隆興府恩命乞檢會前奏除一宮觀差遣不允詔

昔漢氏得人之盛而以儒者通世務僅三人爾又不皆出于正也不其難乎卿夙蘊儒學力持正論而踐揚中外更閱繁劇歛卻立解芒刃不鈍非特以經術潤飾吏事而已屬江西之謀帥舉閫外而付卿夫以

才難如此。而卿乃欲退自暇佚。其可乎哉。所請宜不允。

徽猷閣直學士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吳芾乞許守本官職致仕不允詔

卿回翔禁塗。望實益劭。鎮撫方面。恩威一新。顧欲于未至之年。求遂其知止之計。意雖甚切。義不可從。尚體朕懷。勉祇厥服。所請宜不允。

蔣芾辭免依典故給月俸之半差破隨行幹辦使臣等恩命不允詔

卿懇避上宰。願持親喪。念難奪于至情。已特從于勤請。若乃續廉庫之奉稍。給戶庭之使令。非獨示寵異之優。亦以嚴等衰之辨。載在典故。合于事宜。雖卿素懷損挹之誠。不累于物。矧今方在閔黯之際。豈顧其私。然此恩章。蓋存國體。勉承眷意。毋復固辭。所請宜不允。

蔣芾再辭免依典故給月俸之半并依格法指揮差破隨行使臣等恩命依所允詔

卿富經濟之業。冠弼諧之司。雖予寧三年。蓋無貳事而式是百辟。宜有優恩。既攷典章。始頒詔旨。乃勤累奏。必欲終辭。重鬱素懷。勉從來諗。惟眷注之良厚。尤歎嘉之靡忘。所請宜依。

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梁克家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學窮浩博。識造淵微。蚤冠冕于辰髦。寖踐揚于禁路。出納惟允。密贊邦家之宜。從容以和。益儲公輔之望。俾預聞于兵政。蓋蔽自于朕心。庶幾殫帷幄之謀。亦以驗詩書之效。毋爲謙挹。其即欽承。所請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梁克家再乞解罷職任退奉外詞不允詔

卿宏材敏識。秉國機政。惟事叢任重。而夙夜不懈之故。以逢霧露之疾。神明扶持。亦且良已。謁告旬日。曾何足言。卿其節省思慮。輔近湯液。使遄有喜。毋復以引去爲辭。稱朕意焉。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新除敷文閣直學士依前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晁公武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祖宗時。其自待制除守成都者。往往進直學士之職以遣之。矧卿服在禁塗。蔚爲宿望。任四路兵民之寄。積二年鎮撫之勞。乃今進職。蓋云晚矣。又何辭焉。所請宜不允。

端明殿學士新除荆南劉珙辭免除資政殿學士恩命只令帶見今職名往知荆南不允詔

卿頃位樞府。盡心公家。見義必爲。守正不撓。朕所未嘗忘也。荆居上流。晉比分陝。徒得君重。副吾四支。惟是端明之職。自明道復置。訖元豐。初無以舊弼爲之者。卿雖無所增損。殆未稱朕所以不忘賢德與今茲倚重之意。進一等。蓋循故事。初未有殊特褒賞加于卿也。又何辭焉。所請宜不允。

新除戶部侍郎楊倓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入踐省寺。出擁使節。理財之職。更閱幾徧矣。進貳民部。益觀來效。若乃知取予之有道。欲軍民之俱足。能陳此義。實獲朕心。勉務力行。毋爲退避。所請宜不允。

試吏部侍郎薛良朋乞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卿綽有文雅。富于材猷。雖三輔浩繁。而一切治理。載疇政績。擢寘禁塗。既付以銓綜之平。亦需其獻納之

益美成在久豈日月以爲功進思盡忠其夙夜而匪懈毋懷故土而有遐心所請宜不允

新知太平州周操辭免除徽猷閣直學士恩命不允詔

卿頃任言責凜有直聲晚登禁塗蔚爲宿望勉從便郡之請蓋示優賢之意學士之職初非踰等法所當得義無可辭所請宜不允

新除吏部侍郎陳彌作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敏識足以察微宏才足以經遠夙夜匪懈知無不爲今之兵部職分而事簡非唐六典之舊矣念未能盡卿所長也爰正貳卿之名俾司銓筦之重亟祇厥服益究乃猷毋執謙詞以稽成命所請宜不允

劉章辭免除禮部侍郎兼侍讀恩命不允詔

故舊之義所以厚民風老成之人所以重國體惟茲二者卿實兼之召置貳卿典司三禮卑以自牧雖陳引避之辭直哉惟清其思選任之意所請宜不允

新除資政殿大學士致仕周葵辭免恩命不允詔

士之致其事者朕皆有以寵綏之矧卿德齒之尊輔弼之舊朕所以貴德尚齒與夫優待大臣之意其可已乎體予眷懷祗服新命永錫難老使士大夫有所矜式焉所請宜不允

資政殿大學士知寧國軍府事錢端禮奏到任已旬月年踰耳順乞復令奉祠退就閒館不允詔

卿世濟忠孝地兼親賢入參政機蓋實行于相事出布德意亦自昔之名藩繫民具瞻與國同體宜盡股

肱之義。益圖屏翰之勳。而乃洊貢封章。力求暇佚。矧美成在久。豈旬月之足言。而克壯其猷。正耆賢之是賴。勉安爾位。毋復他辭。所請宜不允。

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王師心乞致仕不允詔

朕方貴德尚齒。肆時耆壽俊。往往不敢寧息。貢然來思。卿宿德雅望。而又近在輔郡。朕獨未之識也。雖以養疾之便。未能出從吾游。其可致爲臣而遂已乎。所請宜不允。

捧曰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安遠軍承宣使吳拱辭免除兼知興元軍府事充利州路安撫使恩命不允詔

朕惟乃父。盡力百戰。以保衞全蜀。蜀人德之。如甘棠思召公也。爾又能服父訓不違。公忠潔廉。是以士尤樂爲之用。乃者卽其駐軍之地。付以牧守之重。從民之欲。因勢之便。用材之宜。庶幾建一官而三物成焉。往其欽哉。毋替朕命。所請宜不允。

降授安德軍承宣使成閔辭免復鉞恩命不允詔

卿自奮忠力。洊更險艱。間因人言。久去近列。雖稍遠于舊秩。猶退奉于祠官。屬閫寄之是嚴。歎人才之匪易。不以一眚揜大德。既當念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求舊俾建元戎之節。往臨京口之師。非名器之爾私。蓋事權之宜稱。其祇朕命。益旣乃心。所請宜不允。

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廣州觀察使趙撙乞賜收還特轉行一官恩命檢會近上奏劄辭許賜自便

不允詔

卿總戎于外宣力滋多特頒異恩升畀顯秩夫將帥之義一于徇國故在易之巽進退志疑則利武人之貞以治之今卿辭避新命而顧以去就進退爲言豈其宜乎其卽欽承思所以稱所請宜不允

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晁公武銀合夏藥敕書

卿外分閫寄邈在坤隅載嘉鎭拊之勤方履炎歊之候肆頒珍劑以示眷懷

觀文殿大學士兩浙東路安撫使史浩銀合夏藥敕書

卿以輔相之崇任蕃宣之重屬炎歊之未艾念鎭拊之良勤式示眷鐘特頒珍劑

知樞密院事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銀合夏藥敕書

卿趨造于朝尙勤跋涉節宣其氣宜謹興居念方屆于炎曦肆特頒于良劑卽期入覲以副具瞻

參知政事四川安撫使王炎銀合夏藥敕書

卿參翊政塗往釐蜀部旣捫參之艱險復觸熱之袢延宜有分頒以資衞養

覲文殿學士福建安撫使汪澈銀合夏藥敕書

卿望冠樞庭任分帥閫惟閩山之多暑矧夏令之方炎特頒劑和之良以助節宣之用

資政殿學士荆南路安撫使劉珙銀合夏藥敕書

眷西樞之舊德鎭南紀之上流旣觸熱以就塗方下車而開府特頒良劑以示眷懷

御前諸軍都統制郭振王友直趙撙陳敏吳拱員琦王琪楊欽御前諸軍副都統制張榮郭剛張青郭諶王明銀合夏藥敕書

卿夙推將略。外總師干。有嘉守衛之勤。方屬炎蒸之序。特頒良藥。以示眷懷。

資政殿大學士知寧國府錢端禮銀合夏藥敕書

卿以政府之崇。任名藩之寄。方對時之祥鬱。其加意于節宣。爰命疾馳。往頒良劑。

觀文殿大學士兩浙東路安撫使史浩資政殿學士知温州王之望資政殿大學士知寧國府錢端禮資政殿學士湖北安撫使劉珙銀合臘藥敕書

卿義均股肱。任重藩屏。屬冰霜之方凜。念夙夜之良勤。宜有匪頒。以資輔養。

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晁公武銀合臘藥敕書

卿綏拊西南。勤勞夙夜。歲華云晏。寒氣方凝。特頒湯液之良。往助節宣之用。

參知政事四川宣撫使王炎銀合臘藥敕書

眷吾輔弼。撫彼西南。道阻且長。歲聿其莫。特致精良之劑。式昭眷注之懷。

御前諸軍都統制郭振王友直趙撙楊欽吳拱員琦銀合臘藥敕書

總戎于外。宣力爲多。方此沍寒。念其勤勩。式頒珍劑。以示優恩。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張榮郭剛王明張青王承祖秦琪銀合臘藥敕書

協贊元戎。訓齊勁旅。匪頒之寵。沾丐惟均。以慰勤勞。式昭眷撫。

鎮江府都統制成閔銀合臘藥敕書

起從祠館。外總師屯。方卜啓行。屬當寒凜。特頒珍劑。以示眷懷。

武鋒軍都統制陳敏銀合臘藥敕書

毅從環列。外總師屯。受命云初。祁寒方凜。特頒珍劑。以示眷懷。

正月一日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入賀畢歸驛御筵口宣

三元之慶。萬物皆春。眷乃皇華。賜之宴樂。其承寵渥。以對休嘉。

正月三日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歲律方新。春寒尚冽。眷言使傳。留止都鄙。爰致甘滋。俾諧燕衎。

正月四日賜金國賀正旦人使玉津園射弓弓箭例物口宣

卿等循聲而發。克謹于容儀。承筐是將。俾頒于器幣。豈惟適用。蓋以旌能。

金國賀正旦人使玉津園射弓御筵口宣

卿等新元展慶。暇日出遊。射不主皮。蓋云和志。宴有折俎。庸以示慈。

金國賀正旦人使玉津園射弓酒果口宣

眷爾新華。遊于禁籞。奠而後發。樂且有儀。式嘉審固之能。往致芳甘之品。

玉津園射弓賜酒果口宣

射以觀德樂且有儀載惟終日之勤特致上尊之賜仍加果實以助燕私

正月六日賜金國賀正旦人使朝辭歸驛御筵口宣

乃眷使華已辭軒陛卽其舍館錫以燕羞蓋軫念于勤勞俾從容于衎樂

又

卿等趨庭告至整駕將行毋疾其驅尙少留于信宿既醉以酒式照示于惠慈

金使赴闕賜被褥鈔鑼口宣

塞律云初使華來覘念久勤于道路方入愒于都郵爰致頒宣以照眷渥

賜生餼口宣

眷言使節戾止都郵俾致餼牽式昭寵賚庶幾飽德亦足忘勞

賜內中酒果口宣二首

脩塗滋久授館云初錫以醇醪副之佳實出于內府時乃異恩

使介之華少留于闕下芳甘之品特出于禁中式致匪頒以昭寵異

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大銀器口宣

春元均慶鄰好修和載嘉四牡之勤特賜中金之器茲惟優異其克欽承

大金賀正旦使到闕平江府賜御筵口宣

遠會春元來臨近甸言念風霜之冽不勝道路之勞特示燕慈以將恩渥

大金賀正旦使到闕赤岸賜御筵口宣

使節飛華國函修睦近在郊關之外想多川陸之勞式示燕慈欽承至意

赤岸賜金使御筵口宣

使官倭進亦云勤勤郤門密邇諒切欣愉其頒式宴之恩以示勞來之意

賜金國賀正旦人使朝辭訖歸驛酒果口宣

卿等入辭法座出憩賓郵念將命之良勤矧就塗之非久洊加錫予以示眷存

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回程龍鳳茶餅金鍍銀合口宣

霽卉之英建谿所貢茲惟絕品非止常珍眷使節之言歸庶囊裝之增賁

赤岸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口宣三首

卿等聘儀告畢使節言還出舍于郊將復勤于跋履既醉以酒尚少盡于從容

卿等已事而竣茲復祗于遠役式燕以衎宜少駐于近郊尚體眷懷庶忘勞勩

華正展會信使遄歸方臨脩陸之勞宜有祖筵之盛庸將嘉禮以示至懷

赤岸賜金國賀正旦人使酒果口宣

卿等還車言邁。甫出宿于近坰。飲酒孔偕。尙少留于祖帳。復頒芳旨。益厚眷存。

平江府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卿等肅持使節。已畢慶儀。指燕路以言還。至吳門而少憩。申加燕勞。尙體眷存。

鎭江府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卿等將命還轅。經塗會府。屬當寒凜。亦旣勤劬。爰錫宴私。以昭眷渥。

盱眙軍賜金國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卿等畢使言歸。征塗云久。茲焉弭節。行卽渡淮。尙少遲回。于胥燕樂。

鎭江府賜金國賀會慶節人使銀合茶藥口宣

誕節甫臨。使華來聘。冒風霜之凄勁。涉川陸之悠長。特致匪頒。式昭眷撫。

鎭江府賜御筵口宣

眷惟使節。來會誕辰。適旣濟于濤江。方少休于候館。往頒燕衍。庸慰勤勞。

赤岸賜金使酒果口宣

遠勤信節。來展慶儀。行卽扣關。俾伸廷勞。載頒芳旨。以助燕私。

賜金使上壽畢歸驛御筵口宣

誕辰紀節。信使造庭。進退周旋。見容儀之有恪。飲食燕樂。示吉慶之惟鈞。

歸驛賜酒果口宣二首

載嘉使介。入覲闕庭。已虔致于慶儀。復卽安于公館。宜推好賜。以表眷懷。誕節均歡。使軺修聘。俾之授館。行且經旬。洊致芳甘。式將眷渥。

文定集卷九

序

陳忠肅公文集序

自荆國王文公變更法度。後之用事者。又託之以濟其凶。一時忠臣誼士。尊君憂國。相與出力爭之。不爲不多。黨錮之籍。其大概可見也。然其言不行、身不用、則亦已矣。若乃辨白是非、如指諸掌。探索隱伏、如見其肺肝。反復傾盡、不遺餘力、姦臣憤疾、磨牙搖毒、必欲不俱存而後已。摧沮撼頓、流離傾沛、無所不至。而氣愈壯、言愈切。則天下一人而已。忠肅陳公是也。蓋公以身任天下之重。以萬物爲吾身、而莫知孰爲彼此也。以死生爲旦暮、而莫知孰爲禍福也。至大至剛、正直之氣、實與天地相爲終始。此豈苟然者。昔孟子推原楊墨之害、以爲禽獸食人、人將相食、夫見徵而知著。非智者不能也。及事之已然。則宜夫人而能知之。若乃目見其效、身被其害、浸淫蔓衍、徧滿天下、而猶或不知其所以然者。豈非邪說之誣民既久而與之爲一歟。靖康之禍、自古所無。世徒見其末流之失。而異時用事者、反得藉口以自解。然公方天下全盛、邊事未萌之時。固已有南北分裂之憂。是果何所見而言耶。學者于此、亦可以悚然而悟矣。遺書餘論。所以覺後覺、正人心、其所繫于天下國家者。豈曰小補哉。

徐壽卿集序

古之學者、非有意于爲文也、其于天下之義理、講習之明、思索之精、蘊積之富熟、既已昭晰而無疑、從容而自得、其發于文字言語也、如指白黑、如取諸左右、如楚人之爲楚語、齊人之爲齊語、亦不期然而然矣。後之人讀其書、誦其言、見其明白純粹、善美幷具、而不可幾及也、則掇拾其遺餘、摹寫其彷彿、苦心焦思、求所以爲之、雖或近似、而終非是也、于是有以文爲諸儒倡者、則曰文當以仁義詩書爲本、此雖異于世之逐末者、然其意則主于爲文、蓋亦未得其本也。永豐徐壽卿、年少氣銳、雖勉焉爲世之科舉之業、而引筆行墨、縱橫傾注、往往自出己意、不牽于俗、固已有過人者矣。既而從范陽張先生學、日見所未見、日聞所未聞、謂夫道之可以經世、而非私智之鑿也、言之必可行、而非邪說之誣也、天人之本一也、物我之非有二也。方將詳說而反約、彊學而力行、以充極其所見聞、至于古之學者而後已。僅得一第、爲宜黃縣佐、而不幸死矣。其孤居正持壽卿所爲文十卷、求予爲序。蓋觀壽卿之文、則可以見其學矣。故爲道古今學者之異、而序壽卿之本末如此以授之、爲居正者、尙行壽卿之志乎哉。

送王公濟序

多聞識、有智慮、可以爲難能、而君子之道、或非所先也。河南王公濟、從事于桂林、而應辰得與之交。其問學浹洽、極本末無所遺忘、議論馳騁、纚纚不窮、至于居官臨事、明敏精密、盤錯必解、隱伏必察、而纖悉無不舉也。世之稱道公濟者如此、而公濟所與余朝夕講貫、惟存心行已、求無媿于道之爲事、竊嘗夷攷其行、以實其言、蓋其與人交而不欺也、受人之德而不忘也、犯之而不校也、貧至于饘粥不繼、而收卹孀遺、

奉養教誨、身執粗衣敝以爲之率、加以彌縫調膈于其間、無所不至、內外無間言、而怡怡然忘其貧也。余所能言、而其所不能言者、亦可以想見其存心矣。夫趨操出于正、則聞識、知慮、皆一于正矣。由是而之焉、未始有二也。不然、則所謂難能者、吾未知有無之孰爲愈、此學者所當辨也。公濟將之官、問應辰所以贈行之言者、豈以應辰之相知、或異乎衆人之知耶。士之用心于內、非昭昭然以求聞知。是以知之者寡。應辰特以久相與處之故、而有見于一二焉耳。非敢以爲知也。使幸而相與處之日加多、則所知有不止于此者。今公濟之去也、涵養充實、德義益修、有不可知者矣。雖然、姑言其所知、而其不可知者、有待于他日之再見焉。

送鄭允升序

修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之天爵、以要人爵。孟子固已非之矣。至漢儒直誦言欲以明經取青紫、其陋甚焉。吾黨鄭生、家貧、急于應舉。惟是夙夕誦舉子試中之文不輟。模倣馳逐、庶幾及之。姑無望其如漢儒之明經。雖諸子歷代史、亦不暇涉獵之矣。其爲欲速、不太甚乎。夫捨本業而恃剽竊以爲生、何可長也。學者固不爲科舉計。若生之爲科舉計、亦疎矣。紹興十八年、余爲宜春別乘。生適來學中、未幾告歸、求言以贈行。余所以爲生惜者如此、相別不可以不盡也。故直告之如此。

送鮑以道序

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有地百里、固古人之所不敢苟也。永嘉鮑以道。彊學博聞、樂善不倦、而疾惡如

恐不至、阨貧而不憫。部使者聞之、使攝臨海縣、而以道豈爲貧耆哉。昔者黃魯直問政于山陽徐仲車、徐仲車曰、爲政之務、慮不厭熟則寡過。睦僚佐則事舉。魯直報之曰、大雅之爲人遠矣。立參于前、坐倚于衡、何日忘之。嗚呼。應辰誦此言久矣。以告以道。以道曰、慮熟寡過、則誠所未至。睦僚佐、則吾固優爲之。夫君子自以爲不足。而優于天下。樂正子爲政。孟子所以不寐也。夫仲車之言簡而直。魯直以一代文豪而服膺之若此者、誠有味其言也。惟以道于未至者。求所以至之。于所優爲者、不怠焉。然後知立參于前、坐倚于衡、何日忘之者、不徒一時言之耳。臨海之民、尚有望哉。

送趙允明序

洛陽趙允明秀才、訪僕于山間。將行、請曰、欲以至誠立身。大哉斯言。非自任以聖賢之重、其何能及之。雖然、世之以誠藉口久矣。諸子百家粲如也。願求其成己成物有如聖人所謂者幾人。抑其言之詭耶、行或鑿耶、是未敢易言也。試舉以問吾子。或者曰、君子誠心于爲善。小人誠心于爲惡者也。夫誠矣、又爲善是誠與善爲二也。誠矣、而至于爲惡。是誠者非天之道也。隱于吾心是耶非耶。子行矣。其繹是而疑。疑而思、思而得矣。

贈徐朝卿序

余故與徐壽卿厚。壽卿不幸僅得一第死。余念之。不能忘也。其弟朝卿、訪余于山間。且言生理益落。家世傳河圖書。不知其所從來。以人之始生歲月。按圖而攷其禍福、無不驗。今將藉此以餬口。余爲再三嘆息。

久乃使試其術。以至汎問錯取。參差不齊、而一一皆中、異哉。子之有是書也。朝卿本業儒。爲性靜愼、無世俗日者多言誇嚴之態。故術之精確至于如此而不免于詐辟絀也。雖然、由子之術而論之。則既有所係矣。挾此以遊世。使人人皆知通塞之有所係。亦庶幾季主君平之意乎哉。

贈杜術士序

世之推步五行、以談禍福者。皆祖李虛中、爲虛中者、其自攷必審、其自信必確矣。然迺服藥覬幸長生、而願以速死。是不知命之有制。而欲以力勝也。其自攷者如此。何以攷他人之禍福乎。其自信者如此、何以使人之信乎。又況爲其徒者乎。世人不攷其源流。隨而信之。此吾所未喻也。今番陽杜君、爲虛中之言者也。然何其談人之禍福、歷歷不少差。又有使人不能不少信者。夫君子之安命。非能逆知其淹速之度。要以爲非人力所能致。故一切任之而已耳。彼以夫茫昧恍惚不可致詰之理。而尙可以智索。則遂謂亦可以力勝也。此虛中之所以困歟。

記

守正觀養二齋記

方耕道謂某曰、吾聞諸中書呂公、公聞諸其先友、曰。守至正以待天命。觀物變以養學術、吾退而名所居之二室、曰守正、曰觀養、將朝于斯、夕于斯、從事于斯、以毋忘呂公賜也。願子爲我記之。耕道抗邁之氣、閨門雍睦之行、出處之節、其過絕人者甚衆。今無乃視鄉所有爲未足與。是非邪正所在。有心者所同知也。

然而以衆人之所知而世之君子、有不能行。平日之所恥。一朝有安行而不疑者。夫以口耳之學。血氣之知。以當利害之變。何止于杯水救輿薪之火也。是以紛紜叢脞。莫能相尙。能于此、不能于彼。勉強于所易、失之于所難。或僅能扶持。至于末路。不復自振。要未可以一節爲定論也。顏子居陋巷、簞食瓢飮、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由後世觀之。能不戚戚于貧賤。而失措于死生之際者。有之矣。孔孟之言。亦阿所好耶。意顏子所謂不改其樂。必有不苟然者矣。晞顏之人所當效也。然則士之有爲有守。而不出于存養之功。難矣哉。此宜呂公所以有望于耕道。而耕道之所以不可已也。所謂過絕人者。將在此而不在彼矣。某不肖。迺者亦幸有聞于呂公。懼未之能行。今又幸而聞耕道之風。庶幾取則之不遠也。抑吾黨之士。又有從而興起者焉。是以爲之記而不敢辭。

豹隱堂記

東萊呂君時敍、紹興十五年。丞于武義縣。冬十二月、因農之暇日、取官之棄材、築堂于廳之西。未旬月而成。公事之退、以與兄弟講習道義于其間。縣人有請者。曰澤其衣毛。以成文章者。豹也。蓋君子豹變。盍以豹隱名是堂乎。時敍以爲然。而屬某爲之記。所謂君子之文章者何也。其惟優游厭飫。閎天下之義理、而極其要歸。存于心而安、措于身而宜。發爲英華。流爲潤澤。而有不可掩者也。非外此而又有所謂文也。自孔子之前。聖賢之說可知也。而未嘗有以文與質兩立而並言者。單襄公曰。文去質。文去質也。而曰文。此後世所疑也。蓋古之遺言如此矣。世衰道微。乃始有文似而質非者。凌雜于君子之間、而莫能辨也。于是

孔子始別白而言之曰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夫質猶文也文猶質也實一而名二又或至于偏勝者疑非聖人之言蓋言之不如是則無以辨彼之不然而明此之非有二也使文與質而果異也則夫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自後世觀之是爲質耶文耶蓋聖人之時道之難明辭之煩悉則已如此矣況又至于後世習其名不察其實物我異觀體用殊致其亦無足怪也已惟呂氏之學遠有端緒粹然一出于正爲世師表者相繼也而時敍兄弟實謹守其所聞凡衆言之是非若觀火矣持是而往所謂孰能禦之者歟故予因斯堂之爲是名也而歷道學術之所以然以告方來使知呂氏所謂文章者蓋如此時敍名大倫治先名大器者其兄也允升名大猷逢吉名大同者其弟也

潛齋記

目之于色也耳之于聲也視之而能見聽之而能聞者誰歟八荒之外數千里之遠鬼神之茫昧也耳目之所不及也而思之則得索之則至參列于吾前者又誰歟論至于此非天下至神有不足以名之矣故揚子曰神在所潛而已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此聖賢與衆人之所同亦未始有古今之異也然而文章事業邈不相及者吾嘗求其故矣三代以上學者以知道爲先泛觀博取而究其終極凡天下之物莫非爲吾之資至于浸潤厭飫豁然開朗卓然獨立而自得諸我則天下之物亦莫非爲我之用措之于身而安施之于天下國家而宜感格天地發育萬物皆自然之符而無待于外者蓋有其本矣後世之士有志于學者推尋文義于毫釐之間謹守法度于造次之際亦可謂強學力行矣而知之者實未至也故明于春

秋、而災異之說得以惑恬于勢利、而死生之變得以驚。況其下者乎。此古今學術之異、不可以不辨也。建安陳德液、温粹謹潔、孜孜焉以問學爲事、取揚子所謂者、名其居之室曰潛。而訊其說于僕焉。夫所謂神心者、猶曰天之高、地之厚耳。要當知其所以然者。孟子曰、有四端于我、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矣。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苟知之者未至、則安能擴而充之、以盡其所以爲高明廣大者哉。故願于此致意焉、居是室也、必有非昔之隱几者矣。

平政橋記

水自玉山歷信州而西。州之南有浮橋焉、歲月寖久、板罅柱脫、傾欹動搖、行者惴惴焉。夫徒杠輿梁之不設、而民以病涉。此其害之可見者。至于有其具而不足恃、則有不可測知之害。此仁人之所隱而爲政者不可緩也。今奉議郎趙侯汝愚子直、自著作佐郎來領州事、惻然念之。顧以比年費用日增。校之異時相倍蓰、而不啻左支右吾、殆不暇給、惟是撙縮浮濫、檢棁欺隱、銖積寸累、久之、得錢三百萬而贏。于是撤舊橋而一新之。廣厚堅壯、坦如夷塗。父老嗟嘆、前所未嘗覩也。其下流曰三港、蓋永豐之水北行、又西南湊集于此。而閩人所從往來之津也。舊以舟渡。至是、收其餘材、亦創爲浮梁以易之。淳熙元年九月丙申、始作、閱六旬而成。其市材僦工、率爲平賈。謹視出納、無稽留峻刻之弊。民之與官、爲市爲役者、如私家然。自初聚糧以至訖事、無一擾于民者。春秋常事不書。凡土木之役、不時害義、固非其常矣。至于雖得其時、雖當于義、亦謹而書之。蓋以用力爲重也。況能于艱難傾側之中、委曲經畫、纖悉備至、未嘗勞民之力、而能

以革弊除害。以春秋之法言之。則其于凡例之外。變文以示義宜何如。顧余不足及此也。特記其事、而已。

昭烈廟記

古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此蓋不易之彝典也。玉山東嶽之行祠。舊創于普寧寺之西。紹興癸亥。相攸卜食。得爽塏。始闢而壯麗之。侑嶽秩祀之神。莫盛于張王。初廟食湖湘。迤演江右、施及玉山。然封爵同而名諱異。或者疑焉。按唐忠義傳。張巡許遠守一州、捍天下、慷慨死難者、三十六人。史佚王姓名。邈無攷索。後江西憲使方師尹、撰弋陽行詞記云。曩效官京口。觀淮陰棄指亭記。論王始末。甚有條理。迺知王諱抃、家于滑之白馬、安祿山之亂、巡遠提孤軍守睢陽。築臺募勇士、得南霽雲爲將。王與厚善。同出睢陽。乞師賀蘭進明不與。俱斷一指誓信。軍中爲之驚駭出涕。偕還。且射浮圖。矢中磚。誓破賊必滅進明。未幾城陷。王等俱死之。夢其家曰、吾得請于帝、令輔南嶽爲司錄事。出乘輕車、迅捷如飛。掌察人間善惡。具以聞而加賞罰。吾乘此可誅不忠。未幾進明遇疾。如雷之震。蓋其德也。然則王之膺帝令以輔南嶽。不獨表表于三十六人之中。而聲靈顯赫。且繇繇于千萬世之下。豈偶然之故哉。先是唐開元天寶間、王累舉進士、不第、嘗有題衡州泗州寺詩、一水悠悠百粵通。片帆無奈信秋風。幾程峽浪寒春月。盡日江天雨打篷。漂泊漸搖青草外。鄉關誰念雪園東。未知今夜依何處。一點漁燈出葦叢。其文章有如此者。王平生任俠。常袖擧金錐以擊不平。死守睢陽、氣勁力銳、終始不渝、巡遠之忠義、霽雲實讚嘆之。霽雲之勇壯、王實佑助之。氣節有如此者。巢寇

俶擾。衡民乞靈于王。寇過耒江。遇鬻履者。皆巨足。詢其故。曰吾州兵屢也。俄有寇見偉人。高牙大纛。躍皆丈餘。寇褫魄卻走。境賴以安。隨處祠像。號感應太保。其威靈有如此者。是皆善德于唐也。生爲精忠之臣。歿被盛德之庇。如潭。如邛。如柳。如橚。如撫。如南安。建昌所至靈應。廟貌翬飛。不可縷數。賜額昭烈。則自政和乙巳始也。後南安查仲正等。捐金塑像。名曰取命。案崇奉經年。紹興丁卯。仲正夢王坐白馬。揮金鞭。曰祠乃江東水絕處。香火速移他所。否則禍及茲土。覺遂識此語。是歲春暮。遠送神像并其侍從。舟載沿江濟而東。卜皆不叶。至玉山始得卜。寰邑士庶官吏遠迓。奉安于邑之暖水三山。實行嶽之佐也。淳熙乙未春。南安張珉等十三人。復辦供器來獻。以備歲時供奉之需。自是水旱盜疫。無禱不應。邦人咸輸財勠力。立詞于行嶽之東邊。詞之前有泓泉瀠潔。凡有疾疫。謁飲即愈。歲遇庚伏。市民齋戒徼福。辭曰收瘟。稍茹葷腥。擊鼓無貸。七月二十五日。相傳爲王誕。遐邇稚耋。蒙恩戴惠者。香花簫鼓。肩摩踵接。闐咽道途。以答神庥。不但茲邑而已。邑令陸翼年。遂更名賜福。案王自政和至乾道。累封八字。是爲忠靖威顯靈佑英濟王。夫人累封四字。是爲協惠懿澤夫人。竊謂古今惟忠義之士。一點英氣。磅礴穹窿。生爲國家柱石。死則凜凜在斗牛間。王之忠義穎拔。三十六人知其功。史佚其傳。能無遺憾。然棄指之亭。猶可攷。異代之蒸嘗不絕。有非當時諸將所能企及。豈非王之名氏。史雖不錄。而褒封廟祀。不能不昭盛美以垂不朽。殆天錄之以報其忠耶。然則勤事定國。禦菑捍患。王無愧于古聖王之祀典矣。茲廟遂成。缺記顛末。父老俾述其概。且以誌邦人被福之侈。雖然。王之英靈利澤。固隨遇而隨著也。豈獨此邦而已哉。因敍大略。且作詩。使

歌之以祀云玉田蒼蒼兮玉水滸神馭來下兮衆心傾有秩斯祜兮昭聲靈滲息妖邊兮福羣生五風十雨兮保秋成鼓腹終身兮樂昇平輸誠牲酒兮薦芳馨伐鼓坎坎兮鳴鏞笙神貺無窮兮曲直亨欲報罔極兮搖心旌

諸溪橋記

諸溪有橋乃宋紹興間郡侯祕書林公所建前記備矣然攷之圖志橅乃從木故老相傳溪岸多橅木遂以得名或曰衆流之所會也故又稱曰諸溪橋今且百年矣水囓而敗過者病焉余一日出郊目擊怵然動心退而究其原委則知前人創始未必不爲經久計者自易木而石蓋嘗買田以爲歲修之備立意固善作法非良迺以田租屬之廣教院主僧去來不常悉以所入資其妄用橋之數圮不顧也計田之入歲爲米二十五石有奇與其斥爲緇徒竄食之費孰若收其贏以助吾惠政而況因接崖猶存舊地撥沙取石多有遺材他山可攻功亦易就量其所費衆謂得五十餘笏足以辦事郡方窮乏無力議也于是以其租歸于官存五之一以贍掌橋道者姑輟己俸千緡助之餘則于綱賞庫借用焉積其歲之入不數年可以盡償郡得此租則修舊起廢來者不容逭其責矣爰屬上饒邑佐游君炳董其事游君精敏而峻潔市材儥工直與時平凡所經營一如私家未嘗毫髮擾民不七旬而告工成橋之址創者一修其半者二衡爲尺十有三縱七十有四爲欄爲楹悉完之費八千二百九十四緡有奇郡所撥之外乃邑大家出是塗者爭助成之余懼夫郡有修橋之田而後人不之知也又惜夫諸大家有樂施之善而名不彰于後也故

刻之石以紀始末。併以其姓氏。附下方云。

桐源書院記

桐源在貴溪縣南、高氏之族、唐時有諱寬仁者、累官至福建觀察使。自後以詩書顯庸者。代有其人。今國子監學錄可仰先生、寬仁七世孫。在家未仕時、刻苦學問、作書院於所居之旁。乃收召宗族及鄉人之子弟教之。因名曰桐源書院。可仰、出身科第、授今職、予與先生同郡、徽言于予、以記書院創立之始。夫三代之時。黨庠術序。家塾之教遍天下、俊造之士升于國都者、必皆自其鄉。故居于家而孝弟廉恥之行立。仕于時而仁義之政修。後世鄉閭之教廢、存者獨州郡之學爾。今桐源書院、高氏特以教其家與一鄉子弟。有古人閭塾之遺意。且書院者、讀書之處也。凡人讀書于書院。人所共知。讀書之處。人或未盡知也。豈徒華居廣廈。明窗浮几之謂哉。是心卽書室也。吾能潔修神明之舍以讀吾書。則論孟庸學之四書。不在方册。在吾丹府之中矣。六經子史之旨趣。不在篇簡。在吾靈臺之內矣。咀其英華。飲其膏馥。其爲用詎有涯哉。自古名賢巨儒。讀書皆在于心。故發揮爲事業。皆本諸是心也。今學錄先生。歷官以來。好學之心未嘗有一日之倦。其欲立功立德。以圖不朽于世。亦未必不以古之賢人君子自期也。自茲以往。高氏子孫讀書于書院。當以古聖賢心學自勉。毋以詞章之學自足。他日有自此而達于郡邑。上于國學。赫然名聞于四方。則書院不爲徒設矣。書以錢于石碑。來者勉焉。

說

說

黃玄圭字說

吳郡黃子夢有授之以名者曰玄圭、寤而名之、請字于余、余曰、審如是、則神之所以貺子者大矣、于是字之曰夢錫、又從而請其說、夫物之在天地間、而爲人用者、謂之五材、玉無預焉、然而天下莫不貴也、夫豈以無用而貴之哉、蓋其所以爲用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材不足以明之矣、齊明盛服、于廟、于郊、于朝廷之上、上以感格三神、下以照臨百官、光大之德、盛美之容、必有以稱其美者、當是之時、執宜爲用哉、古之君子、務知遠者大者、動容周旋、而天下被其福、材不可得而名、功不可得而言、亦猶是矣、若夫籩豆之事、出納之吝、圃稼之學、蓋有所不知、此學者之所當擇也、吾子都其名矣、則修其實以充之者、其在斯乎、

銘

陋室銘

顏子居陋巷、巷則陋矣、而顏子則王佐才也、陋巷非所以處之、柳子居愚谿、谿非愚也、因柳子得名、則愚谿亦非所以名之、余也無行誼之儲、不見此數子時輩、世所謂愚陋之士、而是室也、僅足以容膝、其陋矣哉、余之處是室也固宜、而名之以陋也亦宜、雖然、擴其所性、尊其所知、而以希顏爲志、不在我乎、顏何人哉、希之則是、〔案〕是題爲陋室銘、而文係散行、又不用韻、蓋創爲之格、

端硯銘

應辰以端硯璞遺居中．且爲之銘曰．厚重而堅．溫潤而澤．渾然其不雕琢．凝然其不反側．惟吾居中．宜有斯石．

文定集卷十

題跋

跋貞觀政要

此書婺州公庫所刻板也。予頃守婺。患此書脫誤頗多。而無他本可以參校。紹興三十二年八月偶訪劉子駒于西湖僧舍。出其五世所藏之本。乃後唐天成二年國子監板本也。互有得失。然所是正亦不少。疑則闕之。以俟他日閒暇尋訪善本且參以實錄史書庶幾可讀也。時蒙恩除知福唐。且有旨促行。冗迫殊甚。二十有一日燈下書。

書糾謬正俗

右糾謬正俗八卷。按顏揚庭表以爲稿草纔半部。秩未終。則是書初非定本也。每章以朱書標所釋字于上。然所引論語、尚書、禮記、春秋、史記、漢書中事。則各以朱書書名于前。自東觀漢記後。獨標朱書字。餘不復爾。而論語後有毛詩事數章。復不標毛詩字。不應前後乖刺如此。必是屬稿之際。偶爾標題。未遑緒正。除史記乃是論作史體制、宜如舊外。宜改朱書論語字爲性與天道、尚書爲覽之者不一、禮記爲取、春秋爲游、漢書爲陂、宋書爲道憐。又春秋下。皆是左氏傳事。或詞非解經。小顏既欲立言正俗。必不以左氏傳爲春秋也。又阡字下止引漢書原陟傳。別無訓說。疑有闕文。受授字。乃是壽字。有兩音。宜改受授爲壽。以

此益知非當時定本顧所是正譌謬甚衆惜乎不見成書也然而以東門之楊解坊記經意各有所謂不必以爲一義古文有又字通三王有乞言讀有爲又字未失也稗諧謀于野則獲自是記一時事恐不緣草創立文謂後學不當因此以草創爲草野則可而以疑左氏則過矣後世帝女雖不執婦道然立言正俗而曰公主既尊止得云侍奉亦未免爲習俗所移也潘岳賦賴前哲以長懋岳必不以懋爲勉但拘于聲韻易左氏語以牽合懋蓋取茂盛之意若以爲勉勵非惟不合左氏亦復不成賦語岳必不然斯則文人相輕或損其眞矣殿硎二釋頗爲穿鑿按晉書沮渠蒙遜謂劉祥曰汝敢研研然也研研卽嵁強之貌恐語音變而爲殿硎殿乃殿帥研乃研摩有何交涉而合爲一語必欲求其一義則又過矣

第七卷所辨奚斯以予考之其失自揚子雲始子雲曰正考甫嘗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于太師非作也奚斯作新廟非作詩也而以與尹吉甫並言之非其實也班固兩都賦序云奚斯頌魯此又承子雲之失矣至于王延壽曹子建用之不爲無所自也

書少陵詩集正異

始余得洪州州學所刻少陵詩集正異者觀之中間多云其說已見卷首或云他卷或云年譜殊不可曉既而過進賢偶縣大夫言有蜀人蔡伯世重編杜詩亟借之乃得其全書然後知正異者特其書之一節爾不可以孤行也此書詮次先後考索同異亦已勤矣世傳杜詩往往不同前輩多兼存之今皆定從某字其自任蓋不輕矣詩以氣格高妙意義精遠爲主屬對之間小有不諧不足以累正氣今悉遷就偶對

至于古詩亦然若止爲偶對而已似未能盡古人之意也千金買馬鞭百金裝刀頭言其服用之盛爾故鄉歸不得地入亞夫營言故鄉方用兵爾今悉以他本改作馬鞍故園固未知其孰是其說則云若千金買鞭以物直校之非也若故鄉爲營則營亦大矣此等去取非所謂不以辭害意也律詩全篇屬對固有此格非盡然也如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皆律詩第一聯也今改作年妙人行以就偶對若他本不同定從其一猶不爲無據此直以己意所見徑行竄定甚矣其自任不輕也正異云考其屬對事實當作年妙且英妙者猶少俊云爾不惟無害于事實亦未嘗不對也閩中所刻東坡杜詩事實者不知何人假託皆鑿空撰造無一語有來處如引王逸少詩云湖上春風舞天棘此其僞謬之一也今乃用此改天棘夢青絲爲舞青絲政使實有此證猶未可輕改況其不然者乎余謂不若于杜集之後附益以重編年譜各卷敍說目錄正異等以存一家之說使覽者有考焉可也未可以爲定本

跋南溪始泛詩

此昌黎先生詩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讀者當知之

書韓公五箴

余素不能書同官呂文甫以此紙求字每誦韓文公五箴恨習氣不除動輒犯戒至若言箴所謂尤中吾病因書以記過且願與同志者勉之字之工拙不足道也

跋李抱玉神道碑

按碑云與李光弼同討史思明。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太常卿。封欒城縣開國公。新唐書但云封欒城縣公而已。碑云轉司徒。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鳳翔隴右節度觀察等使。公抗表固讓。至于三四。帝順其請去司徒僕射之職。授河西隴右副元帥。唐書云進司徒。吐蕃入寇。帝次陝。羣盜徧南山五谷間。抱玉討平之。卽詔抱玉權鳳翔隴右節度。抱玉懇讓司徒。故以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西隴右副元帥。又讓僕射。故還爲兵部尚書。蓋碑則司徒僕射並命。而抱玉併辭之。唐書則先辭司徒。故以左僕射同平章事。而又辭僕射也。

題令狐彰開河碑

令狐彰爲開府儀同三司。元載爲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彰在滑州。有開河之功。而唐書二人傳。皆不載。

跋馮宿所爲某人碑文

裴度征淮西。韓愈、馮宿、皆在幕府。後宿爲比部郎中。愈論佛骨。時宰疑宿草疏。出爲歙州刺史。今觀宿此文。詆佞虛誕。識見淺俗。詞氣卑弱。決不能作論佛骨疏。時宰之疑。其不智甚矣。

題改修吳季子廟碑

孟簡爲浙東觀察使。以工部侍郎召還。初使府得代詔至署留後卽行。李翛觀察浙西。始請留。故使交政。

及簡還半道堂牒還之如例乃聽解蓋詔至署留後卽行謂使府也故儉以爲請若列郡則自應交政乃解矣故此碑蕭定已拜戶部侍郎而猶云潤州刺史也近歲有類此而疑于著衡者此其例矣

跋劉貢父詩話

詩話指功曹非復漢蕭何爲杜詩之誤按漢高祖紀蕭何爲主吏孟康注曰主吏功曹也孫策謂虞翻曰卿以功曹爲吾蕭何則杜非誤矣

記戒石銘

右蜀主孟昶之文也太宗皇帝摘其中數語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聖意至深遠也紹興五年有詔曰近得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忘宋德也因思朕異時所過郡縣其戒石多置欄檻飾以花木爲守爲令鮮有知戒石之所謂者可令頒示天下摹勒庭堅所書非獨置之坐隅亦以爲晨夕之念豈曰小補之哉嗚呼勤恤民隱諄諄戒諭聖意至深遠也愚恐歲月寖久而莫詳戒石銘之所自者故書昶所著全文而識其事云

題宋宣獻公帖

仁宗皇帝初卽位章獻太后同聽政以孫公奭、馮公元、宋公綬分侍講讀今觀此帖雖從容射圃之際太后輒使諸儒賦詩勸戒信乎文王所以聖也

題包孝肅公奏議

包孝肅公奏議。分門編類。其事之首尾。時之先後。不可考也。如請那移河北兵馬凡三章。其二在第八卷。議兵門。其一迺在第九卷議邊門。其不相貫穿如此。今考其歲月。繫于每章之下。而記其履歷于後。若其歲月可見于章中者。不復重出。與夫不可得而考者。不容不闕也。庶幾讀者尙可以尋其大概云。如劾龐張方平、宋祁、三司使。而奏議不載。豈包氏子孫所不欲以示人者耶。本傳云。知瀛州、除放一路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諸州毋得取回易公使錢。遂著爲令。然著令迺在慶歷七年十一月時。未帥高陽也。疑傳之誤。

讀龍川別志

無垢居士。昔與某言。讀書考古人行事。既已信其大節。若小疵當闕而勿論。蓋其間往往有曲折。人不能盡知者。如歐陽文忠公誌王文正公墓。言寇準從公求使相事。寇公正直聞天下。豈問人求官者。若此類愼言之。予知斯言之爲忠厚。未能灼然信受也。世嘗罪宋子京爲晏臨淄門下士。而草晏公罷相制。有廣營產以殖貨、多役兵而規利等語。爲太甚。讀龍川志所書。悚然自失。輕議前輩。而不知其曲折。類此者。宜不少矣。無垢之言于是益信。因書以自儆云。

題范蜀公集

按蜀公墓誌公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二十卷。外制集十卷。正書三卷。樂書三卷。公成都人也。某守成都凡三年。求公文集。雖搜訪殆偏。來者不一。而竟無全書。蓋公之沒。距今八十年矣。竊意歲月愈

久則雖此不全之書亦或未易得也于是以意類次爲六十二卷曰樂議曰使北錄不見于墓誌亦恐其初文集中未必載也而樂議或特出于世俗所裒輯今皆存之又以諫疏內制外制正書樂書附之通爲一百十二卷正書所得止一卷今分爲二司馬溫公論正書其間有云舜無棊廩浚井之事而今之正書無此語豈亦非全書耶

題范太史集

太史范公家所藏書有曰翰林詞草者自元祐六年七月止紹聖改元其間往往公手筆改定然公元祐四年十一月始爲翰林學士不知前此者誰所作也恐或有故今皆存之樂語則得于成都宇文氏所編次綸言集中亦附于卷末

題呂申公集

頃知成都始得正獻呂申公集蓋散逸之餘裒輯補綴非當時全書矣然見所未見亦不爲少其雜以他人所作者什三四既而以授公之曾孫金部員外郎企中金部又屬其兄子大麟大虬考訂刊刪爲二十卷方全盛時士大夫家集之藏未必輕出中更黨禁愈益閟匿故一旦紛擾遂不復見而此雖殘闕不全未易得也金部惻然念之欲以所得鏤板庶幾廣其傳焉某方待罪太史論次熙寧元豐以來公卿大夫事實雖前修盛德蓋有不待言論風旨而可知者然而傳信垂後不可以無證詔求遺書將以補史氏之闕久之無送官者每爲之閣筆而嘆也使故家子孫皆能如金部用心則其爲斯文之賴豈不厚哉

讀申國春秋

右申國春秋十卷。蓋所記正獻呂公。言行編年之書也。公方少時。天下期以經濟之業。雖出入四朝。人望愈重。然位有所局。時有所制。士君子有遺恨焉。元祐改元。乃始作相。二聖恭己仰成。而司馬文正同德比義。相爲左右。文正久病。繼以不起。公實獨當宰枋。既而平章軍國事。雖曰釋文昌之任。而三省樞密院機務之要。皆預焉。非特一相所領。與夫平章重事而已。二府大臣。皆公素厚善。或所汲引。而左右侍從。以至諫官御史。往往極一時選。公論無壅。下情畢達。進退人材。損益政事。詔令數下。沛然如流水之源。莫之能禦。于是昔之引領慕望者。詠嘆淫泆。以爲天下能事畢矣。然伊川先生獨曰。謂公得志。志存而未伸也。蓋公之任重道遠。伊川先生之知之異乎人之知之。亦書所不能載也。因是書以考公之言行。又因伊川先生之言。以求所謂志存而未伸者。則公之所以言。所以行。可默識而心通矣。

題呂子進集

頃從中書舍人呂公居仁游。公嘗言叔祖待制。才高識遠。徽宗卽位初。元祐諸公竄逐流落之餘。蓋存者無幾。獨待制與曾子開尤爲時望所屬。有欲求官而訊于世所謂紫姑神者。神大書云。待曾呂作相方發。其言雖戲。可以見當時人情所嚮。待制聞之。有詩云。夢寐西山結草廬。逝將臨水玩游魚。何人見卵求時夜。更著閒言問藐姑。毗陵張子厚先生蚤登第。以侍親不出仕。既終養。遂家居。元祐間近臣屢薦。雖除官亦不就也。于待制特厚善。待制知睦州。子厚追送累日。別後寄詩云。雛鶵雲鵬各有程。暫時相別未忘情。

恨君不在篷窗底。共聽蕭蕭夜雨聲。此詩亦可想見其人。待制之孫金部員外出示家集。始得拭目償所願也。因記所嘗聞于集後。張先生名舉字子厚。

讀呂滎陽公發明義理酬酢事變二書

世之自謂得道者。以前言往行爲糟粕芻狗。以治天下國家爲緒餘土苴。汔之放棄典刑。闊略事務。至于爲西晉之禍。或者出而矯之曰。吾之道固所以經世也。然而天人異觀。物我殊歸。高明中庸。析爲二致。迹其行事。則私智之鑿而已。道果如是乎。龜山楊先生嘗謂滎陽呂公。昔在師門。實傳聖學。道隆德尊。爲時先覺。今得公之遺書。有曰發明義理。有曰酬酢事變。蓋其言雖若有二。而道則一也。

題呂文靖公事狀

右呂文靖公事狀。公之孫中書舍人本中所論次也。文靖相仁宗。得君之專。行政之久。他人莫敢望焉。而其輔贊彌縫。精微曲折。史册有不能盡者。此事狀所爲作也。昔人謂宰相所職。繫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凡所謀議于上前者。不足道也。方仁宗臨御。仁厚之德。清淨之政。民到于今受其賜。賢人君子。布滿中外。累朝賴以爲用。號令文章。煥然一新。紀綱法度。皆可以持循而勿失。四夷和平。百姓富實。教化孚洽。風俗純厚。宰相之事業。蓋亦不言而喻矣。然而世之言伊尹百里奚者。孟子特明其不然。則是書之作。蓋亦有不得已焉爾。

跋劉丞相送子詩

某生雖晚而幸得早從先生長者遊。忠肅公之言行。蓋亦竊聞一二。獨未嘗見其字畫也。紹興癸酉。與子駒相聚於桂林。所聞加詳。又得遍閱家藏手澤。以滿足平日之願。此紙乃忠肅謫居韶州。送學易先生詩也。昔杜少陵云。賈誼才冠古。褚公書入神。湖南淸絕地。萬古一酸辛。某竊謂此少陵之微辭。使人習其讀而不知者也。夫褚公之所以爲後世嘆惜者。豈特以其書而已哉。

書劉忠肅公事

嗚呼。讒邪肆行。忠賢受禍。後之讀其事者。猶爲之流涕。況其子孫者耶。子駒頃爲永州獄掾。義不與仇人並處。投檄引避。世或以爲太過。夫曾子不忍食羊棗。必有不能下咽者。亦何暇問他人之是非也。

跋劉忠肅薦陸公奏稿

左奉議郎知曹州濟陰縣陸彥回博聞好學。優有文藻。悉心公家。其政敏達。堪充不次升擢。淸要任使。元祐六年。丞相忠肅劉公守鄆。而洛陽陸公知曹州濟陰縣。忠肅薦之朝。後六十餘年。陸公之子庾。得其奏稿于忠肅之曾孫芮。而刻石焉。陸公蚤以才氣踔厲傑出。王荊公贈詩有英才但未遭文舉明主寧當棄浩然之句。及荊公秉政。士自疏遠賤徵。以片言一技。超取顯美甚衆。而昔所嘆惜以爲未遇者。迺獨不在選中。蓋必有不苟合者矣。至是忠肅雖薦之。然朝廷亦不果用。未幾時風丕變。士之經荊公品題。與夫不用于元祐者。往往彙進。而陸公隨牒州縣自若也。以彼其才。而所守如此。可謂不負知己。益以信忠肅之知人也。

讀安樞密行狀

余承乏帥蜀幕僚。安君亨老出示其大父樞密公行狀。因得以盡見前輩出處之節。顧猶有可疑者。如書紹聖四年三月事。極爲疏略。若有所隱避。謹按公在政府屢與章丞相異論。以觀文殿學士出守郡。章丞相之黨。中書舍人蹇序辰言元祐間公嘗棄四寨請行紲責詔降爲資政殿學士。中書舍人葉濤不肯命詞。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復言公嘗傳會文彥博、司馬光令降職。輕典也。于是落職。而濤調知光州。竊計作行狀時。蔡京用事也。昔春秋有諱辭。作行狀者。必居一于此矣。然春秋雖爲魯諱。而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則書之以爲不必諱也。微辭雖以辟害。至于夫之時則可以揚于王庭而無所忌矣。故余特詳書之。以告其後人。徽宗卽位。公復用。一日帝謂諫官江公望曰。安惇近日全拜起不得也。江奏曰。安惇方正厚重。如山如嶽。豈可責以筋力。臣聞安惇在西府。裁抑僥倖。中貴多不樂。願陛下察之。此又余所聞。而行狀所不及者。因併書之。

書元祐八年補錄

此王銍所論次桐廬方雅川錄以見寄。余頃在祕館。見銍所進本。與此不同。疑銍復有所增損。以示人也。如蔡確傳。言確之治獄。于法外求情。如王安石之解經。于意外求理。今此語皆刪之矣。所記劉莘老云。諸公爲蔡氏計。太皇太后獨不爲高氏計乎。其語甚鄙。且意有所謂。又記莘老規臺臣言文潞公之失。以諷動之。議者不以王彥霖爲直。審如此。何獨彥霖爾。蓋莘老、張芸叟、傅欽之、梁況之、王朋叟、韓原伯皆不直

也。不知皆何所據。

跋蔡京乞焚毀元祐時政記奏稿

一朝議論其可傳于後世者。燔毀無餘。然公論皦然。不與煨燼而俱化。五帝之事。千不存一。三王之事。百不存一。何足恨哉。

文定集卷十一

題跋

題司馬溫公奏議

溫公欲以宰相領總計使。其後宰相制置三司條例司。則公之言略施行。然且力爭其不可。蓋以名雖若同。實則大異。此天下之事。疑似幾微之際。所以不可不察也。

題司馬溫公賓次咨目

司馬文正公所以揭示賓客者。不容有毫髮之私。凜凜乎其不可犯。宜其不悅者衆也。然天下之人。瞻仰稱頌。至于今不衰。彼其僞爲色辭。輕畀官職。苟以斂惠徼譽爲心。而人終莫之與者。豈不異哉。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天下惟德可以服人。

跋溫公與傅獻簡公帖

孔子許顏子以行藏。而顏子與子路或出或處。必有以相告語也。蓋出處之際。古人所甚重。師弟子傳授講習亦無出于此者。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非畏其人也。畏其義也。獻簡傅公以剛毅正直稱天下。在熙豐之時。雖未甚進用。然猶連拜五郡。既而得請閒局。司馬溫公爲之忻慰。見于辭翰。蓋溫公所欲致朋友之義者。獻簡已不謀而同。宜其喜也。觀二公所以相與。亦異乎世俗之交矣。

題申温蜀三公倡和詞

呂申公知河陽司馬温公范蜀公並罷訪之此其臨歧倡和詞也既去申公榜其所館爲禮賢堂云方三公同時法從光華臺閣然名未卓然暴白會王安石紛更法度莫不極力爭之温公除樞密副使以言不見聽迄不受命蜀公年六十三矣亦請致仕而歸安石大怒既落職又自爲制詞醜詆之申公自御史中丞出知潁州安石亦改制詞加之罪而天下更以爲榮焉于是翕然仰望之如泰山北斗矣元祐初温公申公對秉鈞軸而天下復安蜀公累召不起謂所親曰吾所欲爲者君實皆已爲之矣又安用出蓋其出處未嘗不同者乃如此也鄉人求此詞因手錄以遺之且書其後庶幾誦其詞想其風流人物或者爲之興起也

題蘇東坡帖

歐陽文忠公與子瞻至厚所以稱道之者不遺餘力而獨不及其字畫之工至集古錄中不取張從申書乃知前輩好尚不同如此又見其許可之不苟也

跋蘇東坡與巨濟帖

王介字中甫其子沆之字彦魯蘇公自黄移汝與彦魯遇于京口作中甫哀辭有束蘁端能廢謝鯤之句故此帖問束蘁而云致意彦魯也

題東坡奏文呂二公免拜詔

東坡蘇公在翰林草賜文呂二公免拜詔引齊小白鍾繇馬燧事既又以此三事皆非其類奏乞聽其辭免蓋公于是非可否惟理所在惟心所安不以言出于己而必欲遂其事也公在熙寧初力論免役之非及元祐欲行差役公復以爲難使謀人之國者皆如公用心豈復有偏蔽之患哉

跋東坡書

黃幡綽告明皇欲作白打使此官眞快人意哉此雖戲語亦見蘇公忠憤之氣陳無已與蘇公書云士于天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彼蓋有所見而云耳

題春陵法帖

此帖內魯直字多削去姓名蓋刻石時蘇黃翰墨之禁未解也三卷所收已不多後復散失故往往前後不屬人言舒原伯舍人作郡時棄置榛棘間以此散失蘇易簡之鑑尙韓丕之純樸前輩固已有定論也

書張士節字敍

魯直之以士節字張君也若曰無此節則非士矣其言可謂峻直而精確者也聞之前輩魯直疏通樂易而其中所守毅然不可奪紹聖初坐史院事所對不少屈于同時史官中得罪最遠轉徙萬里流落累年會徽宗卽位召之不卽就于還朝諸公中獨不復用崇寧間前之得罪于紹聖元符者特不用而已耳而魯直以言語觸諱獨再被譴閒居談說名義易耳顚沛之際則已失措或者一更患難不復人色顧迺追咎鄉之持論以爲講學未精若其摧沮撼頓至于再三而卒以不悔視死生禍福曾不芥蔕可信其爲信

道之篤也。張才叔以正直名一時。于魯直獨師事焉。彼誠有以服其心也。士節之子攜魯直所爲字敍見過。余曰。此魯直日用之餘。推以予人者。非苟爲空言也。因爲詳道所聞于前輩者如此。

跋尙公帖

周之士也肆。蓋上下之交。而以公議相與。而無所迂屈。所以爲大道之行。今讀此帖。既見尙公能以忠言報知己之德。又見一時風俗之厚。士得申其志也。視唐之文士詞氣凄凄然至願燕芝蘭以效祥。爲庭燎以照客者。亦可憐哉。

跋山谷帖

余所視山谷翰墨。大抵誨人必以規矩。非特爲說詩而發也。嘗有詩示張氏子云。莫學今時新進士。談說性命如懸河。蓋當時學者之弊。

題劉陳二公與唐充之帖

劉元城帖云。唐令。又陳忠肅帖云。充之者。謂唐充之也。充之元符末上書入籍。爲鄒道鄉呂元明。及劉陳二公所知。皆以爲天下士也。其學以天人一理。內外一致。自灑掃應對進退。與酬酢佑神皆一事。無先後之別。行義則達道矣。極高明所以道中庸也。嘗監蘇州酒務。爲郡守劾免。居寶應十餘年。余聞于呂公居仁者如此。今劉陳二公所咨嗟嘆惜。蓋其得罪時也。歲月久。知之者少。故特詳書之。

跋成氏所藏山谷帖

魯直放逐嶺表。蓋世人掉臂不顧之時也。過祁陽。成君立道。以醫藥隱于市廛。獨能惓惓然從之遊。昔秦少游謂僧法言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不問可知其爲人。士雖不可一概論。然成君要非碌碌者。立道之子出魯直諸帖見示。魯直字畫之妙。固當藏之。又足以發揚先德于不朽也。

跋王荊公所書佛偈

荊公贈太傅。其制云。少學孔孟。晚師瞿聃。世或以爲有所譏。然公自謂余幼習孔子。長聞佛老之風而悅之。則制詞蓋公志也。公所書彌勒偈。此特其一爾。可以見公于異學。其篤好如此。

跋王荊公與呂申公書

右王介甫與呂申公書。介甫自少氣高一世。而于申公屈服推重如此。然一旦同朝。議論少異。則詆之惟恐不力。況疎遠之人。而欲與之較長短哉。觀末後一紙。無復異時之綢繆矣。

題續池陽集

畢漸當章惇用事。嘗建請元祐黨人所立碑碣。宜一切毀壞。今觀續池陽集。二蘇、二孔、魯直之詩皆載。而漸實序之。向所建白。乃自犯之。何耶。張丞相天覺在言路。尊王介甫而指司馬溫公爲姦邪者也。及觀其作唐質肅公墓誌。言溫公、則曰司馬公光。謂介甫則直曰王安石而已。由是觀世之議論。謬于是非邪正之實者。未必心以爲是。使士大夫心口如一。豈復有紛紛之患哉。

題林子中集

右林子中集初無卷第今次爲十六卷林名希字子中紹聖四年同知樞密院事然紹聖以後章表之類皆不見豈其家不欲以示人耶其在熙豐間回翔館閣最久又嘗貶斥其作孫少述傳東觀絕筆序書當時大臣事略不回隱今此集所載皆竄定無完篇蓋既進用於紹聖則詆元祐譽熙豐故其說屢變也偶得其別本今兩存之

題金谿吳頤顯道文

人所見不同謂元祐改更法度爲非猶或可也而平戎賦乃云因于宦尹以擅廢置非特法度公卿而已此獨二蔡二惇敢爲是言其他雖紹聖元符用事者亦不敢云爾也險陂以幸遇合爲子孫者所宜揜惡乃反刻之板冠之卷首若恐人之不知也是獨何哉

題蔡絛訴神文

崇觀以後世之大體雖可見而其詳不得聞矣觀此文絛出官才一年遭所生母喪除喪則入館明年爲侍從蓋僅二十許歲爾嗚呼亦異哉及其流落困危聲寃籲天所謂不德余以驟壯姑尤余以速老耶

書朱丞相渡江遭變錄

建炎三年三月一日中書侍郎朱勝非拜尚書右僕射五日苗傅劉正彥叛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子卽皇帝位隆祐太后同聽政制除傅慶遠軍承宣使御營使司都統制正彥渭州觀察使副之六日赦書上太上皇帝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除傅屬官張渠馬柔吉王世修並

爲直龍圖閣。王鈞甫爲右文殿修撰。十日、改元明受。其詔曰。稽日月有臨之義。合天人竝受之公。御史中丞鄭毅言。近日朝廷差除行遣多出傅正彥之意。二人出入都堂。殆無虛日。外議喧然。若上下共由此道。國家輿喪。未可知也。乞嚴賜戒敕。（原註）此章嘗得旨報行。時禮部侍郎張浚。糾合義兵于平江。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自江寧以兵來會。十二日百官始朝睿聖宮。十三日詔召呂赴闕。除張禮部尚書。傅正彥節度使。呂張皆不受命。詔責張散官郴州安置。張又不受命。呂張等移檄討逆。二十三日。詔訪聞有侍從掌兵之官。不曉授受本末。不計社稷安危。輕易以惑人心。遷延而違詔命。蓋指張也。已而呂張皆奏乞復辟。二十四日。詔降睿聖皇帝爲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康王皇帝爲皇太姪。監國二十五日。鄭毅留百官班乞全臺上殿。乃召鄭毅與殿中侍御史王廷秀同對。二人力爭其不可。又至都堂爭之。遂寢前詔。四月一日復辟。三日義兵至臨平。傅正彥遣兵拒戰。大敗。乃遁。于是詔賜鄭毅曰。頃者逆徒作難。將臣扇兇脅制朝廷。行其私意。大臣俛首。惟其所爲。卿適在中司。義行正色。不爲室家之計。屢陳社稷之言。雖文武協規。外有勤王之舉。而忠義奮發。亦由守節之臣。迨茲還政之初。特有樞機之授。（原註）降此詔時朱倬在相位。今觀朱丞相渡江遭變錄。其祕謀奇計。固多世人所不知者。然其間大節目。往往不見。（原註）如苗傅及其屬差除二十四日詔令及臨平戰之類。又六日。赦書上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今但云上幸別宮。繼有旨稱睿聖太上皇帝。然則赦書誰所定。所謂有旨者。旨安所自出哉。又改元明受。乃三月十日。而以爲十八日。又十二日。百官始朝睿聖宮。今但于幸別宮之下云。宰

執百官皆從侍衛如儀而已張丞相所上表其略云當今外難未寧內寇竊起正人主憂勞自任馬上求治之時恐太母以柔靜之身皇帝以幼沖之質端居深處責任臣寮萬一強敵侵陵不肯悔禍則二百年完廟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臣愚不避萬死伏願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軫宸慮祈請睿聖念祖宗委託之重思二帝屬望之勤不憚勤勞親總要務居形勝之地求自治之計抑去徽名用柔敵國然後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監國于中撫定江右如此則于國家大計似爲得之如以臣言爲然乞行下省司令率文武百寮祈請施行貼黃云臣伏覩睿聖皇帝方春秋鼎盛而遽爾退避恐天下四方聞之不無疑惑萬一恐生他事更乞睿斷詳酌施行〔原註〕此表全文見呂丞相勸王記今度江遭變錄但云張乞主上貶損位號柔服敵情而已既改抑去徽名爲貶損位號又表中其他要切之語皆不載蓋所謂徽名者乃是時所上睿聖仁孝皇帝之名其與位號不同矣而差誤疎略如此果何意耶賊徒凶焰而馮康國以布衣單騎冒險入城說諭傅等其死生未可知乃謂遣康國者欲成就一官爵耳責張丞相散官郴州安置而止云罷禮部侍郎謂檄書到反正事已成然二十四日詔乃云云如此何也臨平之戰而以爲未嘗戰鬬勤王檄云天下共誅之而謂事若至此雖誅何益今因說再貶汪黃二相而謂張丞相爲黃潛善所知且黃雖誤國豈不容其知人況是時爲執政者其與黃同乎異乎竊謂遭變反正事之細微曲折固不一然其本末大概則有不可揜者是以撫其事實備論之庶幾是非有考焉

讀喻玉泉紹興甲寅奏對錄

正月初三日、樗松兌、樞密院劄子差往行在奏事、奉聖旨、張松兌、喻樗、初九日內殿引見、樗上殿奏曰、臣等隨知樞密院事張浚前去措置江上軍事、敵騎已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後節次遁去、淮甸今已安靜、浚遣臣等奏知、上曰、朕昨遣張浚措置江上、慮無遺策、江上事宜、卿等備知本末、故命卿等上殿、敵人因甚遁去、樗曰、敵人實欲長驅江南、陛下親董六師、將士奮勵、初至淮甸、首挫其鋒、我師堅守、敵人無隙可乘、遲回疲敝、固不得不去、此皆陛下廟算深得全師致勝之道、上曰、既全師、便與殺獲無異、樗曰、過于殺獲、上以爲然、樗又曰、敵人愛惜士馬、不敢輕動、向使輕涉大江、則無噍類矣、上曰、長江不可輕渡、敵人貪惏、輒欲窺伺、苟能堅守、必不敢渡、兼朝廷今次諸事措置得宜、實天誘其衷、委用得張浚、及得卿等贊助之力、樗等曰、江上事宜、實緣廟謨措置、皆中機會、臣等初無毫髮之補、上曰、適來措置卻是不失機會、如張浚江上所行、皆與朝廷意合、松兌奏曰、敵人遠遁、皆陛下天威所臨、臣叔父浚蒙被使令、無尺寸之功、今待罪于外、遣臣奏事、臣草茅疎賤、因緣得望清光、不勝萬幸、樗曰、臣等有已見具劄子奏呈、上曰、好、樗讀劄子云、臣等聞杜牧有言、上策莫如自治、下策莫如浪戰、古今論兵者多矣、惟牧爲得要也、屬者敵人深入淮甸、陛下親董六師、士氣奮勵、人百其勇、皆有吞噬強敵之心、而宸慮獨謂彼之所計者、不過勝負而我之所繫者、乃在存亡、顧所以自治者如何爾、豈能與之爭一旦之利哉、卒能不費一鏃而坐困強敵、此殆漢高帝所謂鬬智不鬬力、自用兵以來、全勝未有如此者也、今敵騎既遠、議者必曰、乘勝復山東河

北爲弔民伐罪之舉此固今日之勢也然臣等聞之唐史有言以亂易亂終歸于亂以治易治其治乃定兵法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叛豫僭逆不道則誠亂矣民之戴宋則誠可勝矣至所以自治而不可勝者陛下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兢兢業業日謹一日若強敵之未退凡學術之未明則思所以明之邪正之未辨則思所以辨之厚風俗立紀綱修軍政持之以至誠行之以不倦所以自治者無不至焉則將帥之臣必能深謀熟慮以成必勝之功天下之事可一舉而定矣惟陛下力圖之上聽畢曰好好又問諸將偏裨可皆有鬬志樗曰將士皆有鬬志松兌曰近日諸將各遣輕兵迫襲皆有殺獲張浚候類聚奏聞上曰時有捷報昨日亦有捷報因曰敵人用兵軍士不解甲已二十年自古未有如此而不亡恐一二年間彼有自焚之禍松兌曰浚所遣間諜並擒獲招降之人皆言敵中情狀敵衆實攜貳樗曰劉豫自此亦不復能朝夕矣上曰此益不足道劉豫本只是山東一書生初無功勞欲據十州之地豈有此理其滅可待也上曰劄子留下樗卽致于榻後上曰江上措置卿等幕府之功爲多與卿等改合入官陞擢差遣樗曰臣等初無功勞仰荷聖恩臣等今欲復回張浚處取聖旨上曰已召張浚可諭以事畢回至常州以來等候樗曰臣等卽便出門前去上曰且諭張浚令速來朝廷事一一待張浚商議樗松兌同曰恭領聖訓下殿謝訖退

張蜀州出示外舅所書奏對語錄蓋自甲寅至今且三十年事變百出而丞相魏公云亡將及期矣爲之感嘆不已頃歲在朝嘗因事進言杜牧自治之說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然猶有可疑者蓋自治之

外無他說矣今乃有上策中策下策是未始有定論也是謂其君不能也若孟子則曰能治其國家者誰敢侮之不然則已矣豈復有上策下策哉

文定集卷十二

題跋

跨羅宗約試晬錄

士之言行。必于其私見之。蓋無所潤飾也。韓退之一時儒宗。及其示符詩。乃夸詡居處服用之盛。勸之以學。與其他言行絕不相似。識者疑焉。故右文殿修撰羅公作試晬錄。所望于其子孫者。在于聞道而不爲章句之學。自非精思力行。眞知天爵之貴。爲不可復加者。則閨門之言豈能出于此哉。宗約年踰三十。蕭然獨處。紛華盛麗不以汨其中。孜孜爲道之求。至于當官臨事。纖悉必舉。隱伏必察。無一毫苟且意。曰吾道固然。非有二也。蓋其淵源所漸。有自來矣。

跋譚師直士訓

長沙譚公師直應辰未及識之。而得其言于劉子駒爲詳。蓋篤意于聖人之學。專以躬行爲本者也。今年六十餘矣。取聖門之言。集爲士訓。置之座右。以自課厲。汲汲焉如恐不及。蓋其心必有不可已者。惟躬行而自知之。非口耳可及也。

跋陳無己譚叢

右陳無己譚叢六卷。從建安游中孚借錄。縑意或不止也。按國史李昉仕周朝。至翰林學士。國初仍舊職。

俄罷知衡州歸爲陶穀所譖出爲彰武軍司馬六年復歸翰林太宗卽位以爲承旨爲文明殿學士爲參知政事爲同平章事今譚叢記昉知開封府會太祖還師獨不朝貶道州司馬三年徙延州別駕五年召判兵部與國史所載絕異因記之俟他日詳考應辰書

題節孝先生行狀

吾黨葉君丙讀節孝徐先生行狀竦然起可作之嘆又欲鋟之板以淑諸人誠有味其言也夫先生嘗語蘇公子瞻曰有功者多矣而獨稱大禹者以其不矜不伐也有才者多矣而獨稱周公者以其不驕不吝也蘇公受而書之策又嘗語黃公魯直曰爲政之道慮不厭熟則寡過睦寮佐則事舉魯直謝之曰立參于前坐倚于衡何日忘之惟先生之言精確簡直二公皆蓋世之才聞一善言而信受欽服如此是皆可爲學者法故附益于行狀之末云

書節行王夫人事

包孝肅公冢婦崔氏夫亡子夭惸然無歸而能誓死不嫁拊養孤弱以立包氏之門元佑十年詔封永嘉郡君表其門閭今觀王夫人之節行無媿于崔矣方宣和間一草一木之異州縣輒以聞而獨無以夫人節行爲言者何也

跋張右史送翟中書赴闕詩

右史張公送翟舍人詩其間有云稍出胸臆蘇疲民又改爲吾民又改云況公之意常在民然皆不如初

語之勝。蓋右史時方在譎籍。故語言間其畏忌如此。

題張魏公爲王詹事作不欺室銘

凡人緣飾于外何所不可。至于死生之際。氣不亂、志不變。此決非智巧果敢所能強爲也。丞相魏國公將啓手足。爲龜齡侍御作不欺室銘。詞氣凜然。如曾子之戰戰兢兢也。學道之功。豈偶然者。龜齡以剛毅正直稱天下。方且以不欺銘其室。又資諸人以爲善。若不及焉。其過人遠矣。

題張魏公折樞密與劉御史帖

平蠻之功。御史初不自言。非立功之難。不有其功之難也。御史既沒。而其子汲汲然思所以推明父之志者。蓋父子之間。生死之際。雖或默或語。其趨一也。

跋張魏公釣臺詩

忠獻魏國公。純孝精忠。貫通日月。充塞天地。既以身任天下之重。至于可以去而去。宜亦與世相忘矣。然而惓惓之義。其根于心者。豈能已哉。此詩蓋公辭相位過嚴子陵釣臺所作。玩味其意趣于言語之表。想象其風采于翰墨之餘。庶幾得公之心焉。

跋張魏公詩

魏公以天下爲己任。舉世莫助。齎志未已。此詩其將終二十日前所作。雖閩遠平澹。若將與世相忘。而拳拳之志見于言意之表者。終不可揜也。所謂任重道遠者歟。

題許右丞瀹作陳少陽哀詞

尙書右丞許公之爲人。其言也訒。所著易春秋論語訓傳。類皆簡要徵婉。今觀陳諫議哀詞。指摘情僞。究極本末。詞繁而不殺。蓋忠憤所激。孟子所謂予不得已者歟。

書吳忠烈遺事

忠烈吳公。力捍強敵。以保全蜀。其忠勇謀略。夫人而能言之。今觀其遺事。如平糴、營田、興水利、闢曠土、招流民、減冗員、節犒享、汲汲焉以愛民體國爲意。昔充國省繇役之勞。馮奉世惜轉輸之費。郭子儀鎭河中。士卒不勸而耕。軍有餘糧。三人皆卓然爲漢唐中興名將。蓋其用心遠矣。今復于忠烈公見之。公沒幾三十年。蜀人奉嘗之如一日。其忠誠之所感格。惠愛之所固結。非偶然也。

書王直講所著教述篇

王公直講著教述一篇。以爲學者當高其志。至于聖人而後已。夫聖、孔子不居。庸可幾乎。曰。智仁聖義。周官以教萬民矣。既曰教之。捨聖人孰爲之標準。故曰羿之教人射。必志于的。學者亦必志于的。危冠侈袂。厚自藩飾。以別異于民。至卽古人所以教民者諗之。顧疑且畏。沱以不果。何其不相應也。直講之孫植、既以先訓鋟木流布。又屬予書其右端。因爲道古人所以然者。庶知夫士之尙志。理所當然。非以爲高。而教述所謂高其志者。亦爲流俗趣尙陋隘者云爾。

跋李伯時孝經圖

漢石建以馴行孝謹爲齊相國齊國慕其家行不言而治此所謂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也況于聖人乎伯時書此意乃徽纆桁楊纍纍然者何也

跋程橅密答周侍郎書

贛州李先之剛介寡合言語確訒而于施公相予特厚宣和末嘗以書抵公曰受形氣于天地父母如聖揚可以無恨蓋自是二十餘年間天下事數變士亦竭其知力以應之究其所成能無負于初心者幾人也施公文學才謂不爲後人而審于處己恬于自進白首一節全而歸之今資政殿學士程公亦以爲可無恨者蓋其平日心之所存力之所至如贛州者其有以知之矣

跋李先之文

右李公先之文施聖揚見示聖揚毛季中二公皆從公游爲某言公介潔寡與意所不樂者不忍正視其爲建昌軍某縣使客至公輒移病辟之其聞公之名願見不可得者往往先造其門嘗赴郡宴太守顧官奴私語公揖起席守俟之良久則公已去矣彊挽竟不就蓋其所自立大抵類此季中又言公爲西京學官程正叔先生方里居公一日見且請納拜伊川曰何也公因請受教伊川乃許後請別伊川曰子行太峻恐不免于世愼之朝廷議復元佑皇后位號公見諫官陳瑩中曰此雖美事然復之既易異時變更不難宜使百官集議考正當時所以廢絀之因庶幾可久瑩中明日將論之而麻已降矣遂不果公曰瑩中非裂麻手矣使公當此地君子信其必能踐言後果有他議而服公之識見也卒于虔州季中父彥時爲

虔倅白郡具奏乞褒典守不從彥時獨銜以聞得贈待制某見聖揚問所聞于季中者聖揚曰舜顯與先之游從久未嘗一言及伊川也慨懷前修不可得見詳記所聞尚見公之彷彿云彥時名隨季中名叔度

書陶靖節及二蘇先生和勸農詩示鄭元制

吾鄉風俗大抵以貧富爲疏戚以躬耕稼爲恥今晚出益嬴矣鄭元制始而富富而侈侈而貧貧既甚而始悟乃啟諸子使從事農圃抑天將空乏其身使復其本眞耶然則貧未必非福也雖然貧而力農特勢使然顧愈于迷而不復者耳元制其勢必復富娶當他日常不忘本則可以長處樂矣故書陶靖節二蘇先生勸農詩以勸之既躬行之更擇可告語者告語之使知今人之所恥昔人之所重庶幾可變乎

跋王參政祭蔣從義文

紹興二十有一年應辰官于桂林而識其邦人蔣公仲虎公嘗守容璒二筦海瀕遐遠文法闊疎捲握之物足富數世而公獨守清節終始如一今七十餘矣居陋巷中僅蔽風雨服食器用簡約樸素如韋布之士且未嘗以圭黍公事請謁府縣余方汨沒吏牘間得暇隙卽詣公清談輒移日退未嘗不歎服也既而聞諸公之鄉人公之皇考從義公雖爲武吏而清愼謹厚素爲州里所重余雖不及身親見之然循其流可以知其源矣他日公持王參政所祭從義公之文見示余復以所見于公所聞于公之鄉人者附益其後焉昔孟嘗守合浦以清著名蓋其先三世爲郡吏皆有節義今蔣氏實相似然蓋士之能自拔于流俗者積習傳授必有自來非苟然也

跋曼容中復齋記

曼容生于相門而服用樸儉。如寒素之士。容止謙退。如不勝衣。詞氣和平。如不能言者。非特家法之純。實性之厚。蓋其學問講習所以省察涵養。非一日積也。嘗受易學于朱公子發。取中行獨復之義。名其所居之齋。曰中復。而范陽張先生爲之記。或曰。易之道大矣。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繫辭則曰。以從道也。而已非其盛也。而獨有取者。何哉。曰。聖人之言本末貫通。體用備具。顧所以充之者如何耳。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而西晉之士。更相稱許。則曰我能成天下之務。能通天下之志。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蓋不必問其如何。而知其爲妄人也。曼容之于易。探索玩味。終其身而不厭。然其所自處如此。亦可見其擇善固執。強學力行。不欺不愧。皆非苟然者矣。

跋石洞霄傳

劉歆敍七略。以道家爲諸子。神僊爲方技。至道家者流。有所謂黃帝力牧之書。蓋非特不以道家爲神僊。亦不以黃帝爲道家也。自崔浩請頒寇謙之之說于天下。是後道家方技遂合爲一。以黃帝爲道家。且不可。況又變而爲方技乎。人情喜異而疑似。投其所喜。乘其方疑。而遂入之。又借重于崔浩。故黃帝之說。其譌謬至此。又安知後之好事者。不以吾徽宗藉口。此石洞霄傳所爲作也。玉山汪應辰書。